

云南

在怒江大峡谷风驰电掣

刘蔚文摄

背上单反相机和一壶水,向雾里、秋那桶方向出发。

沿着盘山公路步行,四周群山环抱,葱翠峻峭,旁边是奔流不息的怒江大峡谷。由于刚刚下过一场雨,空气显得分外清幽。淙淙的水流声伴着偶尔的几声鸟鸣,更衬托出了山谷的幽静。张开嘴,尽情地吸一口雨后有几分湿润的、清新的空气,顿觉心旷神怡。

大约走了一个小时,身后传来了汽车喇叭声,拦住车,司机是藏族人,一问,他是去秋那桶送货的,便跟他商量能否搭我去那里,他爽快地答应了。

汽车穿行在高山深谷间。忽然,江对岸出现了一片金黄色的麦田和形似吊脚楼的民居,我问这是雾里吗?脸色黝黑、两眼炯炯有神的藏族司机作了肯定的回答,并告诉我,这些民居就是怒族人的寨子。我被那金黄的麦田和怒族村寨的迷人风光震慑住了,不由赞叹:太美了!他指着对岸江边一条蜿蜒的山间小路,说那就是茶马古道。藏族司机答应我,回程时把我送到茶马古道。那样,我就可以去探访雾里了。

藏族司机没有食言,游完秋那桶,返程的路上,他把我送到了一座横跨怒江两岸的铁桥边,贴着山崖有一块高大的指路牌,标明这里就是茶马古道的起点。

带着几分好奇、几分兴奋,一头扎进了通向雾里的茶马古道。虽然这是一条倚靠山崖、由历代马帮走出来的羊肠小道,但前些年经过修整,所以路并不难走。一边赶路,倾听着身旁滔滔奔涌的怒江水,一边想象着这条茶马古道上曾经的马蹄声、清脆的铃铛声,胸中不禁涌起了一缕穿越时空的岁月沧桑感。

半小时后,门前吊着一串串玉米和辣椒的怒族村寨、泉水哗哗的吊桥、金黄的麦田近距离真真切切地呈现在了我的面前。为了躲避又一阵突如其来的大雨,我跑到了一家人家的屋檐下,四五条狗汪汪吠叫着向我冲来,这时从屋里走出了一位老人,喝住了它们……

当我走出雾里,重新回到怒江对岸的山路上,已是傍晚6点半,不过,天色依然透亮。打量着对面一大片金黄的麦田、一大落油棕色的怒族寨子,以及飘忽在山间的银色的雾霭,令人如梦如幻。我忽然感到,“距离产生美”这句话一点不假。从这里欣赏雾里,感受雾里如诗如画、宛如欧洲田园风情般的美,其实效果最好。于是,我打开相机,选取不同的角度,一口气拍了不少照片。然后又心血来潮地来了次“行为艺术”,将张开的黑伞放在山道上,以高耸苍郁的群山为背景,按下了快门。

收起相机和雨伞,喝了口水,走上了回程的山道。此时已过了7点,看来今天回到宾馆起码得夜里10点,真的要准备摸黑走山路了。心里正想着,一阵摩托车的马达轰鸣声进入了耳际,等这辆撑着遮阳篷的摩托车驶到面前,我又像来的路上搭车那样,跟开摩托的小伙子大声地打招呼,问他能否搭车。正巧,他就是去丙中洛的,听明我的意思,这位怒族小伙子痛快地让我骑上后座,答应把我捎回丙中洛的宾馆。

于是,我坐在摩托车上,跟着这位怒族小伙子盘旋在山道上,在怒江大峡谷感受了一回风驰电掣,也感受了我前座的怒族小伙与那位藏族司机同样的淳朴善良。

旅行打破了生活的庸常和无聊,随时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,等着我们去应对,去冒险,去化解。这大概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吧。



浙江

莫干山的竹子

赵荣发
文/摄



人们喜欢莫干山,是因为它是竹子的家乡。

在莫干山,处处是竹,层峰叠翠,一派绿色的天地。因为有了这样稠密的竹林,所以莫干山成了清凉世界,夏季平均温度只有24摄氏度左右,而且空气清新湿润,负氧离子特别多,形成了一座偌大的天然“氧吧”。走在莫干山里,连肺腑也觉得分外滋润清新。

莫干山的竹子种类不胜枚举,刚

竹、紫竹、毛竹、淡竹,无一不是山里人的宝贝。为了整个家族的代代繁衍,生长成材,莫干山的竹子作出了不少牺牲。在当地长大的一位女导游告诉我们,这里的竹子,“子孙不见面,母女不分离”已成为一个规律,因为这样能加快新陈代谢,萌发出更多的嫩笋,长成更多的新竹。莫干山最多的是毛竹,它们的躯干高而粗,但枝叶却被打掉了许多。何以如此?原来山里人怕冬季里

下雪,毛竹枝叶太多了会承受不住压力把躯干给折断了,所以给它们“动起了手术”。难得的是,竹子不仅默默忍受了这样的割舍,而且心甘情愿地让人们把打落的枝叶送到取暖的地方,或者被打碎了做成纸浆。

那位女导游还给我们讲述了“竹米”的故事。她说,竹子的寿命大多在50年上下,到了年限,它们便会开花,随后死去。但是,竹子死亡前开出的竹花,会结出米粒般的果实,人们把它叫为“竹米”。在所有的米类里,竹米的营养价值和口味绝对是最好的。在兵荒马乱、哀鸿遍野的年代,正是竹子以成片的死亡方式,用自己生命的绝唱,挽救了山里无数百姓的性命。

莫干山的清凉世界里,原来还蕴藏着这样的侠骨柔情,大义精神。

莫干山自然还有许多名胜之处。这里有蒋介石和宋美龄蜜月时的居所“松月庐”旧址,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在莫干山上所居住过的寓所。我看到毛泽东寓所陈列馆里,挂着他老人家书写的一首《七绝》:“翻身跃入七人房,回首峰峦入莽苍。四十八盘才走过,风驰又已到钱塘。”

翻身跃入有七个座位的小轿车,回头却见群峰隐入苍茫之中。刚经过莫干山的盘旋公路,轿车飞驰又到了杭州。当年的毛主席,一定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写下这首诗的吧!

忽然想到几年前也曾去过杭州,在西子湖畔的夜色里,听到过那首委婉清丽的《紫竹调》,而当结束这次旅游,重新回味起这首曲调时,便对江南的山水风景,又多了一番感悟。

台湾

台北印象

王慕遂

对于台北的第一印象是低矮的建筑物密密麻麻地铺陈在地平线上,广告牌上是我并不十分熟悉的繁体字。摩托车呼啸着在汽车间穿梭,行道树充满热气气息的影子在陈旧的永和豆浆门前摇曳。

前往的第一站便是满溢古旧味道的九份。日据时期的矿坑,在日本也已经罕见的三连栋建筑,这是属于这座城市的复杂记忆。太子宾馆外的肉包子出奇的好吃,个子不大不小,肉馅带着点辣却又不会刺激人的味蕾,唯一的缺点是价格有点坑爹。下山时远远瞧见半山坡上昔日日本神社的遗址,只剩下鸟居门孤立,晴空灿烂下竟有些萧索的味道。再往另一边看去,巨大的、金光灿灿的关公庙隔着一条河肃穆地坐着,香火旺盛的关公庙俨然是信仰的另一个端头。

真正的九份老街人潮汹涌,窄窄小巷两侧都是兜售小吃和特产的小店。红豆冰加了芋圆,甜甜的倒是没什么出彩;足足有上海“台湾香肠”两倍身量的黑毛猪香肠最是美味,看着肠身上一丝丝微微焦黑的纹路便是食欲大增,更休说入口微甜又鲜嫩的滋味了!之后在一家老字号坐下来吃了碗丸子粉,丸子是极有嚼劲的,说是用各色鱼肉手工制作,米粉很细很细,看上去倒似乎是面更好吃一点。店里贴满老板娘和各色明星合影和旅游足迹,更为有趣的却是店里大大小小的五六只狗狗,它们异常淡定地在地板上歇息,水汪汪的眼睛里是这座小镇的平静。

去了野柳海边,看过奇形怪状的蘑菇石,吹过一阵咸湿味的海风,看金灿灿的夕色在水波上扭成一条旖旎的曲线。声名赫赫的女王头成了重点保护对象,拍照也要在排队许久后站在石头圈子外,保安是个肤色黝黑的大爷,兴许是站得久了无趣,不断指导着游人们:“快点,快点,后面都排队!笑一笑啊!刚才拍照不笑,现在不拍了笑了!开心最重要嘛!”听着甚是有趣。

之后一头扎进台北都市的夜,在101旁的日式火锅店用了丰盛的晚饭。喜多烧酱汁作底汤,各色蔬菜和畅吃的牛肉猪肉片咕嘟咕嘟地煮着,捞出来在打好的蛋液里面稍稍一蘸放入口中,出奇的柔滑鲜美。小年糕在吸收了各种鲜味的酱汁里炖煮,着实让人停不住口。饭后附送柠檬冰沙,很是解腻。饭毕出去抬头一看,繁星璨然,天空澄澈得如水彩的蓝。

后来又去了大名鼎鼎的士林夜市,吃了巨大无比的鸡排、有点像珍珠的粉圆和炸鲜奶。实话实说,夜市更像是城隍庙小商品市场、七浦路和小吃街的组合体,真正是什么都有卖:衣服、小吃、特产、海产品、纪念品……

台湾美食享誉两岸,兴许它持有盛名的秘密就在于其中浓浓的生活气息和脉脉温情吧。

四川

雾中游金顶

张锦渭
文/摄

一行五人,在游览了乐山大佛后,当晚就来到峨眉山下住进一家宾馆。为了早点上山,天不亮就起床,乘坐由部队提供的一辆吉普车,绕山开行约50分钟,于6时30分到达山下停车场,这时停车场已停着众多的大巴、中巴和轿车。由于山上温度较低,每人借用一件绿色棉军大衣。再步行半小时来到接引殿,从这里有两条路可直上峨眉山最高点卧云庵。一条是沿山路约走两小时可到达。另一条乘坐客中索道直抵海拔3048米的卧云庵,我们选择了后一条。索道飞架长空,长度为1168米。因人多,索道坐厢来回较慢,在下面等候了近一个半小时,才乘上索道到达景区。

峨眉山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及文化遗产之一,在四川乐山城西39公里处,距成都160公里。全山纵横200余公里,群峰叠翠,气势雄伟,古木参天,集雄、奇、幽、秀于一体,享有“峨眉天下秀”的美誉,是中外闻名的风景名胜,也是全国四大佛教教名胜之一。

金顶是峨眉山众多景点之一,位于卧云庵左前方约200米处,海拔3077米。金顶原有金殿、华藏寺、卧云庵、锡瓦殿等古建筑群,其中年代最早的华藏寺有座鎏金铜殿,在阳光照耀下闪现金光,百里可见,故称金顶。1972年4月,一场大火将寺院毁为废墟。其后,海内外佛教界及各界人士十分关注金顶重光,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多次问及此事。1986年,国家拨款重建华藏寺,于1989年底落成。全部建筑由金殿、大雄宝殿、弥勒殿及厢房、回廊、梯道组成。寺庙建筑金碧辉煌,黄瓦朱墙,飞阁重檐,汉白玉护栏,大理石铺地,古朴凝重。

当我们登上金顶的时候,天公不作美,是雾茫茫一片,只能近看,不能远眺。这里的天气就是这样,要碰上一个好天气真不容易。在山上游览了一个多小时后,即乘索道下山打道回府。

图为海拔3077米的金殿